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八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奏議

論契丹事宜

□□□□遣耶律元衡奉書為元昊不通和及曾  
 □□□□舉兵馬出征元昊及請朝廷不與元昊通  
 和□□□□元昊悖叛以來失於處置數敗威靈消  
 □□□□臣之謀屈金帛之遺而議通和苟求日  
 □□□□食將來之患其失一也我與元昊通和自

却令契丹與謀使之主張輕重之權坐  
其失二也既令契丹與謀或聞當時許之事  
傳謝及元昊歸款之日契丹適  
意致令生疑復爲變詐其失三也  
救今元昊議和將有期矣契丹  
自以舉兵問罪元昊且助中國駐留雲州以觀事勢  
臣切謂若從契丹之請必絕元昊力爲邊患若從元  
昊之和而拒則契丹執以爲名二者必處一焉拒契  
丹之與拒元昊要其終亦於戰而已矣計歲月之遲

與速耳勢必交兵莫若速爲邊備臣見前來契丹壓  
境增二十萬物人皆爲大臣嘗膽必能爲朝廷刷去  
大耻至今二年一切如舊不聞有備邊之計或事至  
倉皇添兵擇將多不堪用豈若備之有素也前之弛  
慢尚可苟安歲月今禍患已成中國之辱至極矣生  
民之力至窮矣然虜志方驕假如廟堂之謀月增原  
幣日貢卑詞其勢不已若不蚤爲邊備一旦兵興天  
下之勢大危矣陛下以祖宗至大之基四海完全之  
器其其屈弱聽於夷狄豈不痛心臣推其事端蓋由

朝廷威令不行無人肯爲陛下橫身當事若朝廷威令必行人各効力轉危爲安反弱爲強不爲難也自元衡之來兩府秘密安危大計臣不得知今於傳聞復採衆論條列事宜如左

### 論契丹邀功

或曰契丹旣欲邀功理當趣和今乃請朝廷不與元昊通和何也臣聞每有朝廷使者在彼契丹多出元昊之書以示之然以功不顯著旣和之後中國之償我者必輕又元昊必自恃也力能與中國通和不以契丹爲重故契丹以兵脅我之絕而示元昊又以兵制元昊之和以示我左右持之而自收其功足爲威武之勢臣謂今雖請與元昊絕和朝廷若從之不久必遣使請與元昊通和

### 言河北帥臣

臣伏見數年以來北虜觀我事勢恣負固凌脅之驕廟堂失於計謀抱屈意依隨之辱然契丹貫盈自任當極盛必衰之期若朝廷處置得宜何反弱爲強之勢方今虜衆於雲州點集河北繫天下安危深思作

備之方盡在得人而已臣切見河北鎮定都部置李昭亮鎮州張存雄州王德基澶州李昭述等或居要郡或總重兵假使智能未盡足壓服乎人猶恐計慮或見輕於虜而况指數名姓知委任非人尚令列在邊防得不取笑夷狄李昭亮張存李昭述王德基乞速行差替朝廷若以皆無顯過不欲非時改移是惜數人之顏情不顧生民之禍患若以無人可使延日苟安待從文武之班同國家休戚之計度才委任必濟艱危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論楊偕請與西賊通和

右臣等切聞楊偕曾有章疏西賊事疏中引用漢呂太后遭匈奴侮慢以遜辭答之事伏以國家方舉大兵討蕃臣叛極者而偕乃引前世女主遭夷狄欺侮之事以比聖朝意欲陛下遜辭苟稱臣於突厥且唐高祖本是隋臣初來乘亂乃是隋室叛臣當其困時尚有屈從之事以就權宜其後雪大耻今陛下祖宗之業富有四海豈可引唐室初起權宜之主爲比哉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爲陛下臣者見羗戎恃慢

陛下憂勤必須痛憤爲大耻辱楊偕身充侍從之列不思久遠之利引前世天子稱臣於夷狄之事將容西鄙不臣之人如偕所論非所宜言其在古法卽當誅戮伏惟陛下天資仁恕恐未卽行然楊偕執論昏謬不宜處侍從之列惑亂朝廷伏乞除外郡以戒妄言之輩

乞不與西賊通和

臣切聞元昊遣使請和朝廷命邵良佐報問見遣六十人到門臣切以元昊叛逆以來大舉則大勝小入

則小得都無困敗之事何故請和或曰絕互市而困耳臣謂雖絕互市於土俗非有衣食饑寒之急豈肯卑屈而請和乎此必不然也或曰欲專圖唃廝囉畏我乘其後日欲通和以濟其事臣謂元昊頃曾出擊唃廝囉子瞎羶孤軍深入旁邊諸郡未有一將出一騎以躡其虛者後雖專攻唃廝囉邊郡安能度其進退乎然唃廝囉亦元昊腹心之疾勢不兩雄意欲圖之必矣而我沿邊甲兵三四十萬豈敢全然無虞此欲通和以濟其事亦狡謀之一端也或曰爲北虜而

請和臣謂元昊素與北虜通謀推北虜主張其事元昊時且自屈以修好爲名事已之後北虜來賀是中國弭兵之事全因北虜之功何以酬之或要割地或要重賂我旣酬之元昊別求隙端舉兵擾邊况元昊父子二十年盟好一旦棄之今縱與盟安能久乎元昊天資好兵未嘗敗辱豈肯退縮而久處乎此必通北虜之謀成北虜之事又以自便也然元昊請和歲得金帛有益而無害朝廷雖推恩信以待之然元昊狡其計難測若邊郡抽減兵馬入近裏州軍以寬饋運之力賊或非時忽有奔突則邊郡之患重於屯田之時若不抽減兵馬饋運如故却添歲與之物不減關中之費此無益於事明矣不惟無益於事又有澗害今旣通和邊郡自然懈弛朝廷務爲鎮靜禦寇之備練卒之勤必不能如舊日也或曰和而益備何患乎臣謂用兵之日嘗虞寇至將卒訓練未能精銳以之應副猶有遲緩通和之後其勢自然懈怠一日背棄舊盟其禍難救此所以爲澗害也臣切料朝廷欲從元昊之請者其說有三焉一日關中百姓苦勞

饋運之力賊或非時忽有奔突則邊郡之患重於屯田之時若不抽減兵馬饋運如故却添歲與之物不減關中之費此無益於事明矣不惟無益於事又有澗害今旣通和邊郡自然懈弛朝廷務爲鎮靜禦寇之備練卒之勤必不能如舊日也或曰和而益備何患乎臣謂用兵之日嘗虞寇至將卒訓練未能精銳以之應副猶有遲緩通和之後其勢自然懈怠一日背棄舊盟其禍難救此所以爲澗害也臣切料朝廷欲從元昊之請者其說有三焉一日關中百姓苦勞

已久日望休息聞元昊請和而朝廷拒之必怨而離心其二曰若朝廷拒之元昊得以爲詞以卑屈而請和不見信納必將大舉以圖我又適以招戎人之怒其三曰北虜自攬通和之事以爲己功若不成就是失北虜之情恐生怨隙加之邊帥懲往前之敗且務伏兵廟堂苦戰伐之謀幸其無事所以孜孜急於講和臣切謂或名分不正不可從也元昊稱臣舉貢雖知其無益見其狡心或存大體而許之敕主兵之臣戒備嚴謹未爲近患或未肯稱臣更有它號或陳兵

境上遙爲制脅如此之事寧可血戰而死守不可少屈而聽從事也且元昊既不稱臣於我而稱臣於北虜或北虜遣使來問元昊臣我而不臣中國與元昊敵矣別求名分不知此時以何辭答之此臣所謂寧血戰死守不可從也臣不知邵良佐得何要約而然但聞遣使甚衆又慮供具過厚事體漸大望陛下令大臣先議深思本末勿務汲汲通和若虧損名分不惟後萬萬年作大耻辱卽生北虜之計便爲今日之患不可不重也



乞不聽議者許西賊不臣事

臣伏見元昊遣人乞和名分不正須索過多必朝廷  
深究事體已有定議然臣切慮有昏謬之人請損名  
分且與和好務從權變以寬民力此實苟且之論非  
長久之策也今邊兵久戍饋運繁數誰不欲通和以  
就休息奈何名分不正須索過多便生北虜之心立  
見危亡之患非特執一端之說與羗戎爭氣而已伏  
望陛下深思熟慮拒絕小人之言王持天下之計大  
凡百事處置失錯從可更改若此事一失更無可救  
之理欲絕後患莫若斷之在前區區愚情不勝披瀝  
肝膽之至

乞不許西賊稱吾祖

臣伏見元昊使人乞和之事朝廷以其所請過多而  
又不稱臣未見成議臣切謂雖得元昊稱臣猶未見  
可從者初元昊以昆卒之號自通中國及邵良佐使  
賊以還元昊欲稱男爲號吾祖者蓋先時昆卒之名  
知中國已許其稱呼卽譁爲吾祖足見羗戎恃慢之  
意也吾祖尤言我宗也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

象苑齋  
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說者或曰得其稱臣正吾□□吾祖於詔書爲無害是明知僂侮之端而自爲屈辱之事臣切料議者欲降損事體屑就羗夷者不過曰將帥不才也士卒畏懦也民力困窮也國帑空虛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基業完具但處置未得其方因循不究其弊必大有爲然後振起豈得便爲無可究治之理去年北虜以隣國制脅已俛首而受辱今年元昊以叛臣而悖慢又欲俛首而從之嗟乎中國之臣何爲甘心受此屈辱將帥不才非天下全無將帥之才但求之未得也士卒畏懦自古無不可用之兵顧未有能用之之人耳知民力困窮當求其所以寬之之術知國帑空虛當究其所以節之之理不可爲此數事便屈巽議臣非敢故持高論所可惜者恐無益於事虛損國體爲大耻辱不敢不論伏惟陛下裁亮

請納元昊使人

右臣等伏見北虜請絕西人使纔去而西人納款之信已來從北虜則畏西人納西人則畏北虜不審廟

堂之上何以爲謀自元昊寇邊以來國家有累敗之羞而無一戰之勝復忍耻屈體以金帛買和又不能自爲而假手黠虜當虜人對梁適遣耶律佯使元昊之時中國今日之患已萌矣而中國有可悔之理而大臣執不悟之迷事至於今勢何可已使北虜晏然不動俟和而邀功故已爲吾大患二虜詐謀一來納款一請絕和而使中國絕和莫知所從亦足爲患二虜實有釁而相攻使中國納西則違北心顧北則失西好亦足爲患然等爲受患宜擇其輕何謂擇輕速

納西人是也今料二虜者不過互疑其實有隙與實無隙耳且俟我和西而責報是虜本志今和垂就而反請我絕之其意何在豈非虜術其強自是能指麾中國謂和必由我不和亦由我欲使元昊必信中國和與不和皆由之故託有隙之名而遣絕和之使苟中國遂從其請則元昊不得不信中國動止由於虜也是北虜一與西賊爲有隙之名使元昊遂信中國不得自由此則北虜之舉南則指麾中國西則能信服羗人他日却爲元昊服罪之名又使中國好通則

度吾今已從其請則後日必不能違苟至於斯中國不能爲國矣以此言之二虜雖無隙而詐來請絕不可從之必矣若實有隙則納西人粗爲中國之利西人新與虜結讐而與我和得無南顧之憂而東併力以拒虜必不肯輕絕吾盟北虜方欲西戰元昊吾雖不從其絕和亦不有力分兵而寇中國以此而言雖實有隙尤宜蚤納西人也伏以二虜交構中國憂危蓋由從前所議參差兩端不決切恐西人已到議者尤更遲疑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乞蚤降元昊冊書

伏見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有朝廷約束無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切謂宜速行封冊者今契丹兵西嚮在未勝負以前遣使報之度其勢必假它議苟有所俟契丹幸而勝元昊其心益驕或於賚謝之外輒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速之利也若報聘之禮已行契丹雖欲乘間生端則屈不在我况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絕中國而爲患也伏惟陛下撫度事勢不可緩也

論保州都巡下兵士殺戮官吏閉城而叛

臣伏見保州都巡下兵士殺戮官吏閉城而叛尋聞朝廷許令招安臣與臣修臣甫等已有論列乞令王果領兵隨後討戮未聞施行臣切以天下養兵內外百有餘萬苟無誅殺可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原今輕殺郡吏閉城從而招之傳於四方使營幕之間聞之明知朝廷有畏衆不戮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縱橫作過誰敢復言少有論其短長則必立遭屠戮之害又於其黨擇不才者殺之然後自請則無

罪矣治兵之法如此臣見天下禍患生於今日矣臣謂必以安危之計爲言則保州數千叛卒無可恕之理伏乞朝廷力誅剪以振威令若以已行招貸不可失信亦宜准量輕重固當棄小信而存大法况閉城而邀命非朝廷之意若謂事機已遲莫若選擇可任之人付之保州密與處分得便盡誅庶可戢驕兵而絕禍亂矣

乞戮保州兵士

伏見保州兵士閉城作亂殺黨中懦兵十餘人指爲

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等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隨招誘入城盡以殺戮不聞施行切以天下內外之兵有百餘萬局無誅決之令必開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之於四方明知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不爲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更於極邊之地張皇小事爲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權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以中國爲狂狡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重兵入城誅一二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見窺乎機不可失惟陛下發睿斷而行之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八終



原件短缺

二千石之能否臣以今事揆之莫此爲先臣前年請告還閩中是時軍賊鄂鄰防在海上沿海諸州軍長吏處置乖方人戶騷動賊雖不至其患過於被賊臣請諸州縣長吏有昏老不才者卽乞罷免苟得其人處置自然得所

一漢建武中賊起其法令賊五人共殺一賊者除其罪臣切思之兇徒不開其自新之路無以離間其心五人共圖一賊其事易濟臣今



乞軍賊元殺忠佐者四十餘人若能五人共  
殺一名告官並與免罪若被驅掠刺面之人  
但能首身者免罪若能五人共殺一賊告官  
者與酬賞

一朝廷差去使臣難爲跟逐遠去官軍若至淮  
南其賊雖轉入兩浙福建廣南州軍若待所  
差使臣必不相及若只委諸處巡檢縣尉必  
是無由誅滅臣今乞下兩浙福建廣南轉運  
司選差部下斑行有武藝膽勇之人或曾經

犯賊諸色玷累降在監當或卽編管見有家  
屬者如能情願捉賊並委轉運司體量人才  
令於諸州軍宣毅兵士內揀選三二百餘人  
於近海要便去處准備舟楫候報卽時起發  
若能殺賊將來優與酬獎外更特與除落已  
前負犯玷累

一巡檢縣尉每至遇賊鬪敵之時多是手下之  
人皆不用命致有陷失官員切緣兵士弓手  
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得賊賞薄失將罰輕以

此各無鬪志且今乞捉賊巡檢縣尉手下兵士弓手臨賊先退致有失陷官員等並當處斬

一軍賊今來入海盡是劫奪官舡梢工水手或掠或雇臣今乞應是賊舡梢工水手舡主等若能多方用計誘弄賊徒或致傾溺或入海喫進退不得之處致被擒殺者其梢工水手等並同捉賊例等第多少酬賞

一從來捉賊兵士弓手殺賊之後多是所管官員自務公廉賊人必身財物收拾入官况殺一賊頭只得錢五貫文豈肯用命乎臣今乞應捉賊隨行兵士弓手百姓梢工水手等但捉賊得賊物財金銀等不計多少官中更不根問

一臣前年經過兩浙切見差李元伯收捉鄂鄰其時則在廣南其李元伯一行五百餘人必路騷擾百姓甚苦臣今乞朝廷戒囑捉賊使臣等所至之處或要舟舡所般應用之物並

須關牒州縣盡時應副即不與擅自攔截舟  
舡科配物色若致轉運司提刑司本州軍或  
有陳奏必定重刑朝典

論失賊官僚乞行罰

右臣切見捉殺軍賊王倫李熙古等並與酬賞恩澤  
甚厚足以驚動百姓耳目然捕賊之人賞之既優失  
賊之人所罰固宜重治京東淮南經歷地分知州知  
縣巡檢縣尉並未謫罰臣切以今世之法庇恤民戶  
者悉賴州縣長吏擒逐寇盜者悉委巡檢縣尉昨來



有守當  
杞偽作

內降劄子取受賂錢一千餘貫專將覺發荆杞殺徐  
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關人吏馬宗壽寫造偽  
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充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  
仁惠有不覺察罪降之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  
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  
下荆杞偽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當政大臣曲為庇



原件短缺

須關牒州縣盡時應副卽不與擅自攔截舟  
舡科配物色若致轉運司提刑司本州軍或  
有陳奏必定重刑朝典

論失賊官僚乞行罰

右臣切見捉殺軍賊王倫李熙古等並與酬賞恩澤  
甚厚足以驚動百姓耳目然捕賊之人賞之旣優失  
賊之人所罰固宜重治京東淮南經歷地分知州知  
縣巡檢縣尉並未謫罰臣切以今世之法庇恤民戶  
者悉賴州縣長吏擒逐寇盜者悉委巡檢縣尉昨來

于連上下通情奏請周下更不錄問直令棄市豈有  
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聖聰回換刑獄又有守當  
官荆杞爲婺州客人徐昞進狀乞分家產荆杞僞作  
內降劄子取受昞錢一千餘貫專將覺發荆杞殺徐  
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關人吏馬宗壽寫造僞  
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充齊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  
仁惠有不覺察罪降之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  
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  
下荆杞僞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當政大臣曲爲庇

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隔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  
運提點刑獄不覺察部下官吏取受升降移差遣今  
來人吏纔八十員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  
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  
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清明  
不容儉人干託之私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十九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國論要目

明禮

以下興治道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  
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  
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于亡隋盡矣唐興  
四方治定欲有所爲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  
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

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  
治之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  
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  
俗未聞不由禮樂而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  
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  
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用釋氏獨三  
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  
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  
之一途也

### 擇官

聖人能無爲治天下天下之事至衆也何以無爲而  
能治之百官無不爲也百官修職則萬務舉矣何以  
致百官之職畢舉在擇官也擇官在于取士今之取  
士所謂制科者博學強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  
詞者也明經者誦史經而對題義者也是三者得善  
官至宰輔皆由此也資蔭以恩不問能否下至軍職  
以戰功流外吏人以歲月三班所入鞭朴刑戮之人  
無所不至取士之法淆雜至此一旦使之官人小者

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猶驅車而水行然行之已久不可暴革當漸節其所取之路又于庶任察其材能稍旌擢之庶幾可勸其爲人害者去之而已

### 安民

古之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農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時而民不倦是故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養父母畜妻孥其力有餘故安其所也不妄作爲故得其分也然而學者不原其本不考

其實以謂民饑則哺之寒則衣之天下之衆雖堯舜不得濟也是有憂民之意而民愈不安也臣謂今之民至無禁也太平日久民有智能者乘時趨利爲農則兼并爲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强奢靡冒法出于王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而法莫之禁雖有禁者亦莫之信民相趨効不知紀極不貧不已此民妄爲而不安其分者也天時水旱堯湯不能免之然而民有備故不害也今天下郡縣水旱爭發倉廩以濟之又曰賑貸以假于民隨



而倚閣經赦除放謂之恤民其意善矣其策疎矣古之治世役民不過三日其不役者出三日之備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今百姓有幸有不幸其居瀕河歲以丁役過重此不幸也天下生齒脫漏亦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于水旱流移又出倉廩以濟之賦入有程散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臣故謂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者以此必曰安民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之謂安民

正凌慢 以下正風俗

賈誼之說曰人主之尊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矣蓋人主之于天下其勢漸高至于極尊民不可得而慢者由其羣臣等級之差漸而至也先皇帝仁愛如天包容萬物雖有觸冒譏斥者多亦矜恕至有侮慢朝廷自以爲直臣以謂人主開受直言蓋盛德之事若肆譏斥而無人臣之禮此不可恕也天子可得而慢其下宰臣百官復何級等之差借如兩府大臣陛下所尊禮而優待之也日于漏舍或雪罪之人或

求恩賞所求不得如意詆訐譏刺務以爲能大臣難  
與較是非也但隱忍容之以爲常事京師僚屬能僂  
長官天下州軍佐官能去長吏皆以材名之風俗如  
此所謂下凌上者也有甚于此者士大夫之有怨  
憎黨類相朋造作謗毀或爲歌詩傳于都下或移書  
啟于言事之門陰幽暗昧被毀之人無由辯明甚者  
搖動公卿以希貨賂古之所謂清議公論豈如此耶  
此在可嫉者也陛下少留聖聽因事正之易如反掌

辨邪佞

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爲難堯聖人也難于知人曰人  
之難知雖聖人必須審御今社也進說之臣萬端人主  
以要道持之阿隨人主之意而不論理道之是非此  
佞臣也附託權要之勢因事自媒其身此邪臣也多  
引前世之事專爲高論不顧今世難行此迂疎之臣  
也多取衆人之譽捨違公道不爲國家久計此姦詐  
之臣也其言忠其事實此鯁直之臣也無所附依進  
退自守此公正之臣也陛下進一忠直退一邪佞則  
天下莫不慕忠直而醜邪佞矣惟陛下博訪問則天

下幸甚

廢貪賍

傳曰廉吏民之表今夫食祿而治官材與不材出于天性不材者不可強之使材雖廢職尚可恕也至于憑恃官威因緣爲奸求取賍賄以曲爲直上負朝廷之用下爲百姓之害是其心豈復有所畏哉古之聖明之主所深惡之也近年之俗以容貪賍謂之長者視其害民虐物若無有也何則凡賍吏皆狡惡之人雖欲發擿其過惡必須下獄然後置之于法旣斷之

後彼賍吏必須稱冤理雪朝廷必于近郡別令鞫勘當時一獄之人盡須追呼或經時月禁繫對詞百姓已不勝其苦矣若只依前案彼賍吏者必又再雪朝廷又須別推劾一獄之人又須追擾如此百姓何以當賍吏之辨而受此苦毒例皆引虛自認或經赦宥纔得免脫是以百姓被害不迭不休賍吏雪賍不盡不已監司之官以是莫敢輕發貪賍之吏自以得意嗟乎百姓何罪惟陛下憐之貪吏何人惟陛下察之又有不取賍賍自爲營利者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

年矣當時仕宦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爲耻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爲之猶以耻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爲商旅之業者有之與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材遷往來日取富足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饑寒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耻而又自號材能世人耳目旣熟不以爲怪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風俗之壞是四維不舉伏惟陛下貪賍者廢之清廉者獎之則廉耻興矣

疆兵

以下謹財用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約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北虜通和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軍至今十五萬陝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萬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暴減固

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  
遽言陛下勅兩府大臣博求其弊漸講其術以爲長  
久之策今之爲政此第一事

### 富國

或曰何以富國今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  
田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類莫不推之可謂察  
矣籠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國家富實府藏充牣  
不可勝計然後爲得今則每有支費嘗遣使諸路取  
索錢帛以供公上京師無大儲積至于天下諸路僅

能自給者是爲全實此何故耶曰養兵一百二十萬  
自古無有也歲入日少而歲出益多或曰何謂也曰  
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國所以  
貧也然則富國有術乎必先用意于兵然後可言富  
國之術臣故曰今之爲政兵強爲第一事富國爲第  
二事或曰爲政止于此乎曰非也自此而始

### 去冗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  
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

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屬族不得自安矣今治天下乃不如是宰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日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爲辨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贍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歡然以孤遠

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日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處今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差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

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原賞

以下賞功實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則賞之有大功者了大事禦大難非常事也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邊死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爲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爲之者必有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

不爲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卽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爲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爲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可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任材

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

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兵戎之事則時  
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  
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  
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  
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  
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材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  
能者止其術莫善於還詞令之職還於文士講說之  
職還於儒學典禮之職還於博士兵戎之職還於武  
士吏文之職還於法吏金穀之職還於利臣所謂還  
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  
臣必兼衆能文學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  
立故不論也不明法令不可也不知軍旅之情不可  
也不知邊疆夷狄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病不可  
也不知典禮之舊不可也是故難其人陛下知其難  
也得人則愛重之又於羣臣詢諮而擇之臣故謂任  
材者明天子之事也

正刑

聖人可謂愛民矣可謂御今上刑矣殺人者可殺矣而



或貸其生者州郡一有誤殺人者一獄所干官吏停廢竄逐無有貸者古先帝王今上刑不過是矣原其所因好生之仁及於下也重刑誠審矣而刑之輕罰及無罪天下之官皆得施杖笞於其部通判職官於州之吏民主簿縣尉於縣之吏民皆可笞朴由是觀之民無完膚可謂濫刑矣天下州縣有長吏京師百司有長官有罪之人可歸於長吏長官則不敢妄刑也律有監臨主司不合行罰勅許執衣白直得施小杖臣竊謂天下州縣官司京師百司惟執衣白直令

依勅科罰其餘公事各隨所屬長吏長官行之一歲計之可減妄刑千萬人矣臣願陛下明勅法官議之理當如何若律勅可行則行之必重其罰則不敢違也

論兵十事

一事臣近上國論要目十二篇以為當今之急務強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欲修治道自此而始兵不強則國不富國不富則民不安是故始於治兵而終於安民本末之論也強兵之說如何一日消冗謂

冗兵不可以暴減當有術以消之二曰選擇謂老弱疾病不堪戰陣之人卽揀擇而去之三曰省兵謂不應置兵處與置之過多者則省之四曰訓練謂兵雖少壯而訓練不得其術與不教同五曰立兵法今之兵法絕無統制故不可用用之則敗此五者倘修則兵少而精矣兵少則財用饒財用饒則國富矣兵精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兵強矣其說皆世人之常論也然而行之則爲治道之始不行則爲天下大患是世人之常論乃當今之急務臣故謂之第一事一事中

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密院要兵則添財

用有無不知也管軍將帥少兵則請不計較今日兵

籍倍多何故用不足也三司但知支辦食糧日日增

添不敢論列謂非兵職事也四者各爲之謀以至於此

若通而爲一則可以計較兵積多少財用有無不致

於冗臣欲乞招置增添兵數樞密院中書共議之先

令三司計度衣糧如何用管軍每乞招添邊臣每乞

增置必須詰問其所少之因必不得已方可其奏如

此御今上重乃省兵之一端也一事近年置諸路安撫

鈐轄添屯禁軍自京西江南東西廣東西兩浙福建  
 等駐泊禁軍皆是北人南方風土異宜水行不知舟  
 楫之利山行不堪阻阨之險一往三年死亡殆半其  
 不便一也只如差二萬人駐泊及至當替又須二萬  
 人常須四萬人可了辦以此屯戍之多軍還到營未  
 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惟道路勞苦妻孥間闊人情  
 鬱結其不便二也今欲除京東淮南外諸路鈐轄安  
 撫司所管駐泊禁軍候其年滿量畱合要人數差補  
 外並只放還本營更不填闕或南方難用北軍祖宗

平定南方盡是北軍今來何故難用曰祖宗之兵誅  
 討大計也誅討大計未有不從中出兵今者南方但  
 當作禦盜賊之計若禦盜賊諸路各有招置禁軍練  
 習精熟可以驅使賊勢大者暫遣北軍不為失策此  
 省兵之一端也一事陝西河東自慶曆以來用兵之  
 際添置寨柵數多所以添兵寨柵本以通糧道護耕農  
 非有益於攻守今當先去無用寨柵或只量畱兵卒  
 隨宐罷遣以寬置糧草之費亦省兵之一端也一事  
 防邊兵卒老弱病先須揀選若在邊鄙不唯虛費糧

儲兼亦不堪戰鬪千兵若有百人老弱遇敵而先奔  
卽是千人皆廢如此爲患須至選揀馬有不堪入陣  
者而爲患與老弱之兵同陝西河東方今無是時若  
先選揀不唯訓練精熟倉卒有備大可減省糧草以  
寬國用一事或曰招置土兵如何曰陝西弓箭手之  
類只給與田不給與衣糧於事爲便且如河北招置  
土兵爲害深矣土兵一人可給戍兵三人兼又父子  
相承未嘗出城坐窳邊費驕蹇難動故曰爲患深矣  
河北義勇十九萬人昔年差點人情驚動今耳目已

熟但須整緝訓練緩急得力於其間更選強壯須及  
十萬人不費衣糧可與土兵相制屯戍之兵可減也  
一事養兵之費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賚通  
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歲約三十千  
通一百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此  
其大較也若減禁軍十萬歲減緡錢五百萬減廂軍  
十萬歲減緡錢二百萬欲減禁軍先減屯戍欲減廂  
軍先減綱運此其要也一事諸路廂軍一指揮有六  
七百人檢尋舊額並無條制蓋年歲旣遠亡失舊文

今若朝旨諸軍指揮并將校以下不得過五百人舊額不滿五百人卽依舊額今日以前有剩數者並令依舊候及五百人一依今來指揮今後輒敢額外添人並以違制論不在去官原赦之限一事禁軍指揮近年添置軍額名目數多指揮將窠雖全兵卒只有三二百人虛費將窠請受今若逐路軍額先與條約謂若兵士三百人卽有將窠三十人見在人數已多者仍舊或移補別軍候及三百人更不補填漸可併省也一事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今天下無名綱運最

爲枉費兵士邊郡兵官替移迎候送還廂軍動皆數百人多者至千人自來明有條制郡皆以人情不敢

自約此一事也南方替罷官負近由江浙遠自湘潭一

舟十人至二十人大者倍之一歲往還京師可了一

次一舟之費小者五百千大者七百千所在官物不

過數千緡之直衣糧所費幾何此二事也天下州郡

自太平以來廨宇亭榭無有不足每遇新官臨政必

有改作土木之功處處皆是不惟枉費財用必須多

役兵卒此三事也天下持送官物入京如牛皮兵器

之類多由陸路若委本路轉運司不悉用者罷省之  
或令水路可以減省兵役此四事也養兵挽舡不若  
和雇和雇則止於程限之資養兵終歲給之其費必  
倍此五事也大要舉此五事嚴與條約廂軍可省矣

禁軍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廂軍四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計一百一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錢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一貫

一百六十五文內 秋夏稅只有四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一

貫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萬六百三十一貫八百

八文 南郊賞給不在數內

管軍及軍班兵士九百九十四萬一千四十

七貫九百三十三文 十分中三分有餘

疋帛絹紬

收八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五疋 內稅絹二

百七十六萬三千五百九十二疋

支七百二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一疋 南郊賞給

不在數內綾羅錦綺不在數內

管軍及軍班兵士七百四十二萬二千七百

六十八疋半 十分有餘

### 糧

收二千六百九十四萬三千五百七十五石

內稅一千八百七萬三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萬二千七百八石

管軍及軍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萬二百

二十三 分八

###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萬六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萬四百六十九束

管軍及軍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萬四百

六十四束 分八

### 夏秋稅所納

錢四百九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一貫

疋帛二百七十六萬三千五百九十二疋

斛斛一千八百七萬二千九十四石

已上三件更有折變在內其餘所闕糧草  
疋帛並是見錢和買并課利折科諸般博  
買應副得足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六  
七國用無幾矣臣懇懇而言蓋見其本末  
不蚤圖之是謂失策矣

右謹具進

呈取 進止 年月 日某

劄子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一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書疏

乞戒勵安撫使書

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館閣校勘臣某謹昧死  
再拜上書尊號皇帝陛下臣伏觀臨遣使臣循行郡  
國臣竊謂人主宅中國居法宮而使幽遐異域風謠  
習尚寃隱沉抑無一不陳於前者其道何哉託聰明  
於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爲難明賞罰以馭之



賞罰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爲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無養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旣不能掩遏豪強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謬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其卓然有善狀可指數也監刺之官大率以寬紆含隱爲良卽發一姦賊衆輒指目以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思慮垂救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甚哉蔽

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欲百姓之無害其可得乎吏之偷苟姑息寢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蠹暴不察是徒取善譽而空厥職也夫收材選能誠爲治之首務然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若無出之愈徒使郡國之民交口而議曰是舉也特與被遣之人爲榮進梯綆耳豈有意於吾民哉臣竊見漢武帝遣謁者博士分巡天下存問孝悌力田鰥寡孤獨賜帛有差獨行君子遣詣行在而治苛者奏舉又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

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  
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臣  
詳觀古人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  
而以諸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  
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卽貧  
無所養而有男女僦傭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  
爲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  
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餼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  
其齒孤獨者戒勅所養之家務全其生寃結無告使

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  
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  
腥聞卽令責訊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  
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以上昏耄而不知退  
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擿發監  
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卽使者不糾異日傾敗  
事在使者循行以前并使者坐之伏唯陛下垂意生  
民而恩澤未大洽於下者蓋督責官吏未盡其道也  
方使者之行因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

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毋徒使郡縣供具  
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爲此紛擾也在愚之言  
願陛下省覽財擇天下幸甚幸甚臣某昧死再拜謹  
上

言增置諫官書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  
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  
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  
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

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  
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  
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  
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  
政獻明謨撻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  
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  
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  
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  
言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

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每遭昏世上犯嚴威有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瞬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輒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留滯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

疏悉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納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臣向之所論乃忠且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

出於聖慮擢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卽賜  
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  
之實使其言有激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構間致有  
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  
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臣伏見去月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  
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  
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

以爲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  
聞易泰之象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否之象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  
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欣者豈一邪一賢獨  
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  
其類進衆邪並退而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  
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陛  
下親臨庶政一日出號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

雙... 卷... 七... 三十七  
快意期於一變以臻至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  
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日亦少  
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饋  
運出賦斂百姓窮困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求地  
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  
謂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望焉  
幸而進用庶其協力而大有爲以解焦勞之憂陛下  
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歡欣而臣獨竊  
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

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才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  
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護適宜固不病  
矣病在皮膚醫者能蚤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  
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之病勢  
已如是於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  
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  
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  
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  
憤西北一虜之耻法乾剛夬夬之道拔賢材收衆策

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臣昧死再拜謹  
上

論東南事宜疏

臣近者蒙恩賜告歸觀父母出宋都歷淮上絕江而  
南出東吳之域滎委千里臣潛度事勢周問民隱可  
爲寒心者請試陳之願陛下少賜清閒之晏而垂聽  
焉臣竊以天下治平之日已久東南列郡城池隳塞  
士卒必少府無完兵廩無儲粟內無戒守之備外無  
維制之具道路人之所共知此其尤可憂者蘇秀杭

越等數州頻年以來旱澇更作稼穡不登癘疫仍起  
貧者流轉溝壑居者連病喪亡相屬苦哀之聲痛貧  
人骨雖朝廷屢行賑恤然渥澤之施未能周及今歲  
春夏不雨野田半蕪前秋之期居可知矣吳氏媿侈  
災患之變亦一極也臣竊觀前古兵革之興多緣饑  
旱如此苟生相與爲盜及其勢盛制脅郡縣漢唐之  
世終爲邦梗而况奸雄豪傑覘伺釁隙須時而發此  
不可不虞也易萃卦之大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說者曰聚而無防則衆心各有珠玉

之貲納于府藏勅主守吏嚴其扃鑰常若寇至而地方數千里生民數萬族乃忘保固之術謹其細而遺其大臣未見夫長畫也借使浙東饑病之餘兇突之人嘯聚百數草竊閭巷臣未知以何郡兵卒而能制其死命乎誠以東南之勢爲不足患臣恐天下之患正生於不足患矣當今之策莫若擇郡守寬民力募兵卒嚴盜法四者最爲急務一曰擇郡守臣謹具錄諸州軍長吏姓名年齒所爲績狀伏望陛下諮問宰臣令議其材否而更易之使材足以應變而惠足以利民然後可倚以爲重也二曰寬民力莫若蠲賦稅均借貸省配歛賑流移所謂發於國而藏於民也三曰募兵卒臣謂因此饑歉頗易招置大凡吾民軟弱不便高寒不知騎射驅以備邊非可速用臣請權罷寄招禁軍於兩浙重鎮量多少之數各令召募教習以備寇盜亦東南一勝勢也四曰嚴盜法臣竊見頃年亦緣饑旱強劫盜賊多蒙寬貸實小惠而大害也臣願申勅兩浙災傷州軍應有盜賊一準法令無所矜宥密戒提點刑獄臣僚如有因饑劫盜應死而情

准寬貸者



有可矜者卽詳度以聞刑罰不失厥中亦以遏兇人之慮也夫未形之言難於信用旣形之言無逮於事臣之狂愚非能造幾而辨徒以見聞過爲慮度願陛下采而行之臣不勝惓惓懇懇之至謹衢州附遞以聞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乞罷減降疏

臣伏觀比年以來盛夏之月陛下親慮京師繫囚令天下負罪者減降便從輕典此蓋陛下嗟憫元元重罹禁網冒炎暑之苦而處狴犴之下天衷惻然下寬

大之詔實群生之厚幸也臣愚無智慮不能識天地無垠之施而竊有感焉臣聞古先帝王躬慮獄囚皆以夾疏寬滯非特專宥過戾也迫隆冬緣元旱則或行之非一定而不易之制也向者國家行之比三年矣編戶之民習蹈前事咸指時月輕觸憲度豈非屢行之乃滋而爲弊夫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故罪有小大法有輕重今所麗者大罪而所處者輕法以非其罪邪雖輕法不得施安在降其等乎誠當其罪耶重法尚不足以禁顧輕之何以革小人之心而驅之

嚮善哉國家每郊禮必大赦貸民之罪固不鮮矣又仍歲有疏決減降之制臣謂貧弱者多負冤而富強者多蒙宥爲惠甚小而其蠹甚大非有補於治體也伏望陛下參前古之制拯當今之弊罷減降之詔而責天下州郡吏審辨獄情而毋多久繫也臣職賤而言近不勝隕越之至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論疏決罪人事

臣伏聞朝廷疏決罪人有日臣竊思古之親慮獄囚所以申冤隱而出滯淹非特務寬貸而成小惠也近

年夏月疏決例從減放閭巷之人謂之熱恩指期詐過比比皆是夫刑者輔治之本豈可使民預知而故犯哉然行之且久恐難卽罷伏望陛下臨問之時擇其情理最重者特與嚴斷一二事庶使下民之懼不敢指恩爲罪乃陛下之深仁也

論改科場條制

臣伏見隋唐以來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迄今以爲永制進士雖通試詩賦策論其實去留專在詩賦糊名謄紙以示至公點抹細碎條約纖悉所司奉之便

於考校明經逐場對義鈔節注疏計誦字數至有一  
字旁寫聲形類者三兩字如有一中亦是通義字猶  
不識經旨何從而知取士之方一至於此臣聞有國  
家者取天下之士將以治民而經國耳故啟其行欲  
以表風俗試其才欲以濟成務今進士之詩賦明經  
之帖義於治民經國之術了不關及其間或有長才  
異節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後習非因設科而得也  
今有善射者或使之御其人必自以爲不能世之人  
亦曰彼射也責之以御強人之所不習不可也而以

詩賦帖義取士偶與科合者卽爲中第一日使之臨  
民謀國其人必自以爲能而世之人亦習而不怪茲  
大可異也或曰取士在於得人豈繫策論詩賦乎皇  
甫罇以賢良方正中科而姦邪過人豈不專試策乎  
裴度以進士中第而功德尤著者豈不由詩賦而得  
之臣竊不然取之以其道任之以其術而陷於姦邪  
其人自隳也取之不以其道任之不以其術而能功  
德著聞其人自立也豈可以自隳與自立之人而害  
經久之制乎三代之道鄉舉里選專取德業漢察孝

廉加之策問取士有經術隋唐以來盡失之矣行之  
既久難於卒更今就其所試之業而裁之以試策爲  
去留進士之術以大義爲去留明經之術庶幾可行  
也一天下之州軍盡許立學選擇鄉里有年德通經  
義者補爲教授講說經書教勗生徒不應舉者三年  
後乞與助教名目且令說講應舉之人須經本州學  
聽書其日限以國子監新立條約爲例一請試策三  
道爲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論爲一場又考校驗落  
外次試詩賦爲一場以三場皆善者爲優或策論詩

賦互有所長則互取之其策仍請一道問經義異同  
以觀其識一道問古今沿革以觀其學一道問當世  
之務以觀其才此其大略也一明經只問所習經書  
異同大義所對之義只合注疏大意不須文字盡同  
或自有意見卽依注疏解釋外任自陳述可以明其  
識慮若以經科文人所習已久未能變革卽艱其取  
而薄其恩取能對大義者頗優獎之自然稍有智識  
之人去彼取此

請改軍法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將覆沒亡者十萬餘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點差之計爲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甲兵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鈐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

者朝廷每有指揮事件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巡檢等司共從長商量大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秘計深謀豈容衆議乃令僚佐參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輒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帥之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輒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美興兵

北舉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  
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監軍劉文裕王誨貪功立  
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  
有主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逐路帥臣各得  
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  
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  
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馬人數列爲裨校部曲之  
差分爲前後左右之屬管兵臣僚官員並乞改換軍  
職使明依排陣以所領兵多少爲等大小相乘節級使之類  
相轄如有違犯並因階級所以立威一軍自然選揀  
精密以戰則勝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二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表

謝知制誥表

潤色帝王之言大爲清閒之路推恩中下之品深負  
冒榮之憂上當絲綸俯墜淵谷臣某誠惶誠感頓首  
頓首伏念臣起寒鄉而甚賤逢聖時而自呈粗紫文  
章而得游書林嘗好議論而又塵諫署主知難遇不  
敢愛身衆怒雖多未始迴慮唯進用諍臣之速實招

徠安者之端願還左右史之官出領二千石之任八年江海之外私幸安全萬里宸極之高敢期還侍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收自外補復於記言再趨禁闥而若驚每仰天顏而伊邇未踰歲律擢與詞垣竊以代作訓詞必嘗力學能視藁草要須美才在臣空疎承命戰栗量天地之施論報無階戴君父之仁捐生有所

代賀老人星表

金德治時玉衡揆度仰星文之燦耀麗霄極以凝祥符聖曆之永昌舉人區而胥悅中謝恭以尊號皇帝陛下至誠育物中道納民仁如天之廣生化與神而無迹諸福並効成功罕名幽感察於上靈經次示乎休應秋琯方仲宵籌向晨直景位以垂光映祉躔而昭慶考厥候臺之驗資夫睿筭之延臣等叨列宰司悚窺乾象罄一心而有祝期萬壽以無垠

代謝御殿復膳表

臣某等言前貢封章請御殿復膳蒙降批荅俞允者側躬修德祇畏天明籲帝造辭恭迺宸慮正路朝之



法坐復內饗之燕聲溫詔下臨輿情胥悅臣某誠歡  
誠感頓首頓首竊以天子之尊至重唯上靈是欽人  
君之德莫偕惟大明可况考陽精之闕瓌抑曆象之  
常經然春秋書之於經漢唐載之於志作善者有消  
伏之感失政者有修舉之方苟立志以通幽必轉災  
而爲福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仁涵萬物誠貫三靈動  
法祖宗之規言合天人之應屬史官之建白驗日象  
以虧明陛下順稽告異之來虔承警告之厚貶大官  
之常舉即便坐以周詢發廩蓄以恤窮啟狴犴而釋  
罪晦朔之際變早曠以爲霖未申之交減食分而復  
景有來列辟咸肅外廷願端黼辰之居仍還珍膳之  
奉下情兢惕越至再三之勤睿意寬冲俯從衆庶之  
請臣等預參宰輔無裨聖神仰休應之同臻等歡心  
而稱頌謹奉表詣東上閤門稱謝以聞臣等誠歡誠  
感頓首頓首

泉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勅知泉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初七日到  
官管勾訖朝綸至渥俯從臣子之心海域雖遙實便

庭闈之養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身遐遠逢辰休明獨持愚直之心蚤委聖神之照自參文館旋列諫垣無嘉謀以奏上古之珍無敏智以論當世之務淺叨詞掖時邇威顏被天語之丁寧蒞京都之繁浩初無才略動忤貴權事必處於公平要惟歸於勤瘁每緣睿獎僅免人言念慈親之高年乞故鄉而便養曲承厚澤出守清源間關山川歷涉歲月近臨居署寅布寬條訊問私門不移於夕宿甘鮮庶品足奉於晨羞如臣僥榮實少倫比此葢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大仁覆物廣孝及民致茲犬馬之誠上獲雲天之施敢不勵精邦治殫盡夙夜之勞宣諭帝慈周通愛育之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某誠歡誠感頓首頓首謹言

福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就差知福州已於八月初四日赴任訖竊以一札細文肅領於宸詔七條丕式謹守於官箴內循無似之才再忝惟良之寄負乘增愧煩越在船中謝伏念臣仰邁盛時寢陶醲化久服勤於經

藝蚤幸竊於王塗狗公戒私雖恪修於職業勵精從  
治卒亡補於風猷矧事任以荐更顧涓埃而絕効出  
分郡寄已特荷於恩愈再易藩維遽曲頒於詔命涓  
辰署政拊已增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洪覆廣生大  
明委照推自天之渙渥委守土之重權謹當寅布朝  
經精求民瘼盡瘁事國憂公如家思誓竭乎臣誠少  
上酌於天造臣無任云云

謝轉禮部郎中表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遞到勅誥伏蒙聖恩授臣禮部

郎中者函封芝檢特霈於殊私位列春官驟加於寵  
命揣材甚薄荷澤誠優忝冒逾涯兢惶罔措臣某中  
謝伏念臣機謀素淺器術非深丁辰過時塵玉途而  
寢久承流宣教著民政以無聞方懷惟谷之憂積有  
涓埃之慮何需恩而特厚復增秩以敷榮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禹律均和堯仁錫庇誕推渙渥施及愚蒙  
敢不寅奉政條恪圖治績竭盡涓埃之力仰酌覆育  
之私臣無任

移泉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移知泉州軍州事已於初一日赴任  
訖祇承溫詔已布寬條置身便安蒙上軫恤臣某誠  
感誠惶頓首頓首伏念臣自解京邑出臨清源違天  
日之清光歸江海之遐裔過家上冢在古之甚榮守  
郡養親爲子之至幸曾未浣月改付全閩臣向緣愛  
苦之憂遽致腴瘠之病州稱都會居有版籍之繁俗  
不尚醫難求藥石之助氣力羸虛不可以治穰劇智  
識頑鈍不可以應急難輒露危誠覲得便地軍壁雖  
小曾是故鄉獄訟差閑足寬外慮敢期朝渥更與泉  
塵再見吏民仰宣威惠因其無事得以養和此蓋伏  
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念孤  
貧俯欽衰悴不窮駑力而使之自適仍有官俸而代  
其爲生况臣年齒方申于祈之切者蓋由疾故儻臣  
筋骸復壯報効之際而敢以家爲上銜仁施之深若  
負丘山之重

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准中書劄子指揮勅命除授依  
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者大

明臨下無遠裔而不均零露墜霄雖微物而必施俯承錫命彌用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自掖垣擢司京邑上賴清光之燭終依全庇之仁屬私便於庭闈遂求補於閩粵尋膺朝綍出守泉山首尾五年更移兩郡親戚歲時之樂足慰母心阡塋展省之勤屢躬先祀非繇孝治之廣曷爲天幸之多雖臣賤微感疾滋久藥石攻治之愈至根本堅牢而未除日月因循筋骸憔悴淡畏曠官之責方潛退處之圖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貸素餐復加恩數

禁林近職儒者最榮都輦要權吏之高選併疏寵渥猥逮孱庸揣材幹之非優顧福基之甚薄苟貽過溢之咎實虧分量之知重念臣仰違法座之嚴荐易周星之次思出入於省闈每意在於本朝今此召還適當趨進然而慈親垂老於義不可以遠行病體至羸於力不堪其劇任願特收於成命俾再典於舊封準是危誠終期得請干冒聖慈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詔答

勅蔡某省所上表蒙恩授臣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臣爲母老難以遠行兼臣久縈疾病不堪劇任辭免其依舊知泉州事具悉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人材之難固嘗勞於選任矧居外滋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固爲榮養之樂其母必讓當體至懷所乞辭免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權三司使表

臣某言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臣翰林學士權三司

使者地親任重寵數殊優資薄才微公議非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向繇樞職出治泉山奉高年之慈親還就養於舊里昨承詔旨召還京師屢降德音不容讓免驅馳百舍之遠趨伏九閭之嚴曾未達於近畿復遷處於大計天下通流之術非小智可以營爲禁中命令之詞非究言可以潤飾加以支離之粹久辭浩劇之權今所領者益煩顧於力而不逮苟失量度是謂暗愚伏望尊號皇帝陛下特收渙汗之恩更擇長材而用俾違要重庶得安全有祿庇身

固能自足懷忠効國誓竭素心謹具表辭免以聞

詔答

勅蔡某省所上表蒙恩授臣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者地親任重寵數殊優資薄才微公議非允伏望特收渙汗之恩更擇長才而用俾違要重庶得全安辭免事具悉翰林儒者之極選三司天下之大計朕之任人於此尤重卿有博通之學足以謀王體而兼濟之道足以濟邦財斷於朕心則用而已晚稽于物論則資適其宜當體眷懷無或牢讓所

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差知杭州軍州事已於五月二十六日到任訖國家委之大計材非所宜朝廷與其便藩恩爲至倖俯循孤遠之士殊驚涯分之逾臣某申謝伏念臣儒學未優才猷實歛謂忠義可以立身而一於事上謂強明可以爲吏而果於奉公於時益疎於心自信廼者偶承大農之乏輒當會府之繁徒糜歲年茂修官政伏蒙皇帝陛下大明垂照洪覆均仁察

孤臣之盡心知小人之興謫特推恩數之厚俾就思  
養之榮已涓吉辰祇臨治所敢不詢求民隱閱練師  
鈴人情莫不樂於便安任之寬簡兵法所謂先於節  
制示以莊嚴誓竭駑材上酌鴻造

賀冬至表

臣某言伏以七日來復上應天心之和一陽始生密  
符君道之長邇遐所底動殖均休臣某誠歡誠忭頓  
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惠迪先猷靈承駿命幹璇璣  
而觀象順玉燭以調元茂對慶辰坐膺景福臣限臨  
藩屏阻遠闕庭不獲進廁朝班扞舞文陛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具物皆春聖人所以撫節有爲於正王  
者所以求端臣其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臨教保民晉  
明燭葦會年位之始浹天人之驩異俗來威百昌薦  
貺臣守郡于外不獲進慶闕廷臣無任瞻天祝聖激  
切屏營之至

賀赦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三日馬遞到赦書一道以南郊事  
畢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本州官吏及僧道軍民等  
宣布并行下管屬十縣訖園丘致饗講修對越之儀  
大宥推仁覃霈汪洋之澤含生至衆仰扞同歸臣某  
中謝竊以因吉土曰郊稱大事者祀粵自虞夏迄于  
漢唐有質有文或泐或革諸儒參議致謂六天而異  
名廢代所行止以三年而定禮必於至者取物成之  
大備就乎陽者法天道之資生然而千官備儀百靈  
走職發揮往制必屬於昌辰憲法後王允歸於元聖  
恭惟皇帝陛下順考古道不闡大猷懷翼翼之心昭  
事上帝秉烝烝之孝祇見祖宗宿于清淨之宮致此  
精明之意人神降格海宇歡呼回六玉之珍虬御雙  
雲之華闕與民更始大覃雷雨之恩置國無窮永享  
華夷之樂臣親逢盛際向忝近司方領寄於藩垣但  
驚精於宸極

謝加勳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各一道以  
南郊禮畢加臣護軍食邑五百戶者大饗舉修方畢

肇禋之禮徽章稠沓均加在位之臣俯俸承榮震惶知愧臣某中謝伏念臣器質甚淺學術非優徒邁休辰遂躋清貫內歷禁林之邃外專方面之雄非矯矯以出人但渠渠而飭已當堯舜之在上何以爲功使龔黃之復生僅能自守况臣衰拙安在擬倫護侍慈親幸叨便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講明大典備錫慶私念持橐之舊臣進寵勳之異數雖葵藿之心盡吐仰對大明然蓼蕭之澤溥覃豈遺一物誓捐頂踵以荅乾坤臣伏限守任在遠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云云

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治平三年曆日一道者聖言溫潤榮甚袞袞舜曆昭明寵於圖瑞臣某中謝竊以惟王建國頒朔治民奉時先一歲之端藏廟謹諸侯之政治古所載熙朝益恭伏惟皇帝陛下勤念人時允符乾造坐明堂而聽政命太史以謹元特重王春首頒歲律度量寒暑著龜咎祥致陰陽之不愆宜疾癘之毋作臣遠分藩寄祇奉詔恩拜舞於庭雖竊九天之賜卷舒在手獲知

四序之遷

冊皇太后稱賀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一月十六日皇太后受寶冊者竭天下之養雖恭報於厚慈盡朝廷之儀在極崇於徽號神祇協應夷夏同歡臣某中謝臣聞夏商以前六宮之制邈焉而無紀姬劉以降五翟之法粲然而備存姜嫄大妣之流音明德和思之繼感載華禮典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純被九乾紹恢四聖成社稷之大計母道有光酌天地之至仁陰靈克順

爰歸功於慈訓遂推美於瓊章家國慶安孝恭交至臣忝塵法從恪守藩封無任瞻望扞蹈激切屏營之至

冊皇后稱賀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一月十六日皇后受冊者儷尊皇極宅正位於天閨配德紫宸膺鴻名於寶冊海內臣妾扞蹈以之臣某中謝臣聞文命造邦塗山所以宣內助重華嗣聖皇英所以輔聖明宗廟歆其薦羞窮壤因而垂祉載光懿範永屬熙朝恭惟皇帝

陛下纘服瑤圖席休寶緒兩儀均大含生荷亭育之恩二曜齊高品物仰照臨之惠是以淑譽流於區域陰教序於宮闈用贊王猷必崇位號加麗禕衣之貴增光彤管之華臣忝寄藩方限遙天陛無任瞻望欣躍激切屏營之至

賀穎王過禮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三月初十日穎王過禮者講名典禮納配儲闈奠筭之義告成守土之臣交抃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做天合德與日齊明思隆長世之

基豫正少陽之位爰崇淑媛以儷元良龜筮襲從輝青宮之徽冊本支增茂扶炎運於無窮臣幸豫通班忝臨遠郡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恤刑表

臣某言五月二十九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臣已施行訖寬詔發中至仁逮下當赫隆於盛暑俾明御諱於常經正宁推恩普天同抃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文明御宇法則在躬親攬萬機休有一德化鴻鈞而被物道皇極

以愛民畫象衣冠思循於往制省罪囹圄曲暢於至  
慈特布訓辭用清科禁臣叨臨藩服絕遠朝廷臣無  
任瞻天荷恩激切屏營之至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三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狀

乞遣使廣南福建狀

右臣伏見遣使天下諸路安撫獨廣南東西福建不  
與數中臣切謂諸路皆有因而遣者則已然亦有無  
因而遣者誠以究民利害察吏善惡則去朝廷最遠  
者尤宜加意焉臣聞君人者萬方之人皆子也今恤  
近而遺遠於為父之慈豈不謂有所厚薄耶臣願發

一方之使布揚德音就令使者無一事可得而還亦使吏民畏戴知天仁涵覆不以遠近爲厚薄也况又廣南海盜嘯聚掠百姓之少强者黥之以爲黨衆宜及其勢力尚微幸因遣使授以中旨許其自相殺戮以告及被驅脅能自歸首並貸以生全賊衆聞之必相疑貳又發近郡甲兵控扼誅捕其勢破壞可指期而待今不蚤圖撲滅淹留時日殺掠鄉閭兇衆愈多罪惡愈大後雖開其自新之路必不來矣區區愚誠願賜裁覽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言唐介狀

已見奏議

右臣今月十九日祇候伏見臺官唐介上殿奏對次宣喚兩府論事及令唐介封臺文彥博留身再拜次又樞密院奏事聞唐介得春州臣在殿陛下問所聞雖不審實竊料唐介必是上言執政間事得罪春州然春州惡地唐介臺官今言執政而得必死之謫雖陛下優待大臣而執政何以自安伏緣唐介獨言宰臣所以兩府同列各處嫌疑之地不肯解救臣伏望陛下少霽天威以全國體追寢唐介春州之行臣官

爲正言又在侍從耳目聞見不敢默默臣死罪謹具  
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御史中丞舉屬官狀

臣聞人主擇宰輔宰輔擇長官長官擇寮佐此至治  
之要至簡之術也周命太僕則曰今上御諱簡乃僚漢之  
公府令自辟召唐陸贄作相奏請諸司長官各擇屬  
吏後因讒謫輒有變更陸贄論之詳矣又高元裕爲  
御史中丞上言御史綱紀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  
其不稱者臣請黜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李瓌等並出

爲府縣之職此皆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國朝諸  
司省監悉非本官惟御史臺職不殊古制方今臺中  
條制如臺官不稱職者亦許糾舉近年臺官宰輔避  
嫌例不中除多令兩制參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  
人蓋由不寬資限不責長官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  
王拱辰奏舉楊紘等充朝官朝廷循執舊規下兩制  
參舉臣謂朝廷旣任拱辰爲中丞若實非才則當別  
擇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所謂屬官可悉委之  
未爲過也况拱辰於官屬請去不才者而更擇才者

是盡心於朝廷不避衆怨也今御史席平已出潤州若參舉之人又得軟懦傾險之士則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寬其資限則責有所歸也臣乞御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薦舉寬其資限之格資深者爲御史卑者爲裏行若能稱職亦是官守之常不必過有陞陟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則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

論范仲淹韓琦辭讓狀

臣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免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處乎內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皆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密宥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卽裁損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



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者處乎內也西寇雖以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者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若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之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寇戎甚畏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寇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失所望臣又謂不然者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僞甚明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韓琦蒞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

協衆庶之公論也

薦姚光弼狀

右臣等伏觀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討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用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以告報天下則不可失信况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

赦書所求者凡幾人若便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必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內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取試方畧濫進之人不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隣里者其行實參驗而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寒酸沉抑

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伏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勇膽謀略者仍與沿邊任使詳此則雖無材藝者亦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况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計不可不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

舉官自代狀

兵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孫甫爲學深於經書屬詞長於史傳藜藿可以勵世端方可以立朝向自諫垣求補外吏歷更六任首尾八年資序高於輩流才行信於時俗臣近叨渥命俾職訓詞以甫代臣實允輿論奏乞收錄本州學士周希孟狀

右件人耽樂墳索積邁丘園檢身以法於人爲學每先於禮屢貧不易其節講解以養其親本州兩次近臣論薦再蒙朝廷束帛之賜臣自慶曆中知福州至今十五年備見希孟履行去年曾講周易座下嘗及三五百人委實經義精通文詞深厚今來年及強仕迹齒編氓至寶選遺衆所共惜狀乞朝廷嘉其退靜

優與收錄以勸學者臣不勝勤勤之至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移福州乞依舊知泉州

右某今月某日奉勅命就移知福州軍州事臣見候  
轉運使或提刑朝臣到日交割次伏念臣先自知諫  
院爲父年老乞知福州臣迎侍先父在任三年後來  
丁父憂服闋蒙恩除知制誥再差知福州爲曾侍先  
父在任日久今養偏親義不忍往并冬月出京不便  
遂具懇聞特蒙陛下與免福州依舊守職後蒙朝廷

差權開封府臣爲偏親年高陳乞泉州近家侍養蒙  
恩除臣自出京在路亡子喪妻醫藥任滯於今年二  
月七日到官方得六十餘日又蒙勅命移知福州伏  
念臣自到泉州得疾至今醫理未退每日只是一兩  
次粥食日加羸瘦氣短心忪衆所共知又緣遠方不  
敢自便強力視事疾勢不檢今來福州事繁臣自度  
疾病必難了當臣不避天威再陳愚懇伏望朝廷憫  
察許令依舊知泉州或以福州帶提轄兵甲今來閩  
中最急惟是賊盜羣衆與漳潮之民爲害臣乞依兩

浙杭越州分領提轄兼福州自前只是朝官不除兩  
 制臣僚雖有劉藥自緣請郡只因差臣知福州遂以  
 爲例伏乞泉州已除知州欲望朝廷對移許臣依舊  
 知泉州苟祿養親醫理羸疾干瀆天聰臣實死罪臣  
 候交割訖發往興化軍聽候朝廷指揮謹具奏聞伏  
 候勅旨

奏舉夏侯郎中狀

右某伏覩尚書屯田郎中知興化軍夏侯錫庶以持  
 身果於臨事未嘗屈志以干譽或乃省分而遺榮久

處仕塗素精吏幹逮於晚節僅領軍麾心力強明民  
 俗畏愛惜其才敏之邵未參器使之繁今保舉堪充  
 刑獄錢穀重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  
 臣甘當同罪其人在朝並無親的骨肉食祿與臣不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故崇信軍節度副使尹洙爲路經略時借

支官錢回易公用別無已因此死於貶所臣

以西事十年在邊任使甚久今家貧無依伏

乞朝舉奉復舊秩與一子官庶使沉寃荷聖

澤事狀

臣伏見故崇信軍節度副使尹洙慶曆四年權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是時鄭戩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建議修永洛城永洛屬涇原涇原路相度尹洙以爲不便會鄭戩罷四路經略稱前官移文劉滬董士廉等修城如故尹洙以屬本路兵官令其罷役輒拒不從將加之罪遂戩互有奏論洙移晉州劉滬釋放臣聞尹洙之說鄭戩已罷四路經略移牒處分不屬管轄路分軍有鄭戩之心則治無鄭戩之心則

亂劉滬等拒見在之帥命從已罷之使符按之軍法自當抵罪洙之說理道甚明董士廉因此怨讐結造詞訟朝廷遣勘鞠唯得承例借貸官錢回易公用其餘推窮至悉無分毫玷污獄官法外潤飾虛詞置之檻穽洙尋歿於貶所一觸權貴內外協攻遂使啣冤九泉不照白日皇祐中諫官李兌右正言賈黯各有章疏言洙之罪太深乞與一子官書奏報罷臣伏見西事十年自始至終尹洙在邊履歷最久至於飲食寤寐悉力計寇薄命無成卒罹罪罟物論憐之至今

不已懷忠負義身爲國用人情之大節也原情宥過  
蓋護善良人主之盛德也如洙之詞學才器名在天  
下盡瘁營公不恤當路將欲有益於時也一旦仇人  
摺撫臺官風聞獄吏鍛鍊有司議法謫則謫死則死  
豈暇自明哉使洙且存至今必自辨雪不幸亾歿知  
洙之詳者僅五七人十餘年間死者已半歲月益久  
昭著無期洙惟一子家貧無依伏望陛下俯回天光  
下燭幽壤追還舊秩官其一子使暗噎之魂釋禁錮  
之負零丁哀緒祿及其家干竇聖慈臣無任兢懼激

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裕享陳乞恩澤狀

右臣伏以禮修廟饗實講於遺文裕舉宗祧克昭於  
純孝凡預從臣之列悉推延賞之恩竊念臣有親堂  
兄之子彝粗習藝文幸逢聖旦冀霑榮澤獲耀私門  
伏望睿慈於文資內特與一官臣無任祈天俟命激  
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舉劉柯述充州學教授狀

右具如前伏以教育人材先由學校訓導之職實難

其材臣本州進士歲趨貢舉嘗及七百餘人州學生徒相聚講議日亦不減數十百人昨以新授虔州贛縣尉柯述在州待闕權請教授將及半年考校文詞動有程準諸生惜其罷去詣臣乞留臣欲望朝廷特除本州州學教授不理資考俾之在學訓勵生徒興明儒術其於助治亦可尚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知撫州黃虞部狀

右臣伏見朝報知撫州軍州事尚書虞部員外郎黃城近爲舉官事不得原赦追官勒停者臣竊以法令

之設貴於必行人情之來亦有可恕如城之過本非故爲知人之難保任之失亦所難免然連坐之科固當責勵斯法令之所以必行也今聞其遷延月日緣其家有葬事未卽之官遂坐滯留不原恩霈其情似有可恕臣竊見城材器明敏資性公廉所至有聲臨事不苟惜其年齒漸以衰暮欲望朝廷許令檢責歸里如實有事故特許原赦與之重難處勾當差遣如蒙允用後有犯正入已贓及當官不職臣并其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狀

右臣伏蒙七月二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授臣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臣親垂老於義不可遠行病體至羸於力不堪劇任乞依舊知泉州已曾具表陳乞辭免今日十三日轉運使奏某至州交割公事臣見起發往興化軍居住聽候朝旨臣竊慮朝廷已行之命未賜俞允伏念臣本以親老外補便郡兼臣被病日久羸乏至甚難以臨蒞繁劇今來泉州已別除官臣欲望朝廷與臣知揚州或杭州一任不獨便於養親兼臣易得醫藥屢陳私懇干冒聖慈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又

右臣至和年中蒙差知開封府臣是時久任京師慮及母親思念鄉里乞知泉州到任未幾便移福州臣在福州病患經年未愈乞知興化軍蒙朝廷再差知泉州去年七月准中書劄子蒙恩除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不得辭免臣以老母不可遠行臣又久病不堪繁劇奉表辭免狀蒙降詔不允臣伏念近便鄉土

只有泉福兩郡臣各兩次知州不敢再請具狀陳乞  
楊杭一處便於迎侍兼臣可以訪尋醫藥十二月十  
一日准朝旨不允臣遂奏乞從兩浙乘船赴闕今來  
已至南京漸次前進重念臣祿仕之身出處之際上  
由君父累奉聖旨令臣赴闕至于再三臣所以不敢  
不進人子之志惟親所安臣若退居貧無以爲生別  
有營圖是爲親累臣所以不遠數千里迎侍老母以  
就祿食然臣被疾日久至今羸弱不堪勞苦昨因權  
知開封府事遷翰林學士恩例優厚臣伏望朝廷察  
臣誠懇與免開封府并罷翰林之職依舊職名許令  
在京兼判閒局臣既得祿養醫治衰病稍獲安痊朝  
廷驅使不敢辭免干冒聖慈臣無任兢惶激切之至  
謹具狀於應天府附遞奉聞伏候勅旨

乞叙用呂溱狀

右臣伏見南京分司呂溱降官責廢已來聞諸道路  
皆謂坐費公使錢罪當奪官臣嘗見呂溱歷典蘇楚  
杭徐數州所至皆有風稱絕無貪名况其壯年已在  
近侍豈肯自棄如此然其爲人資性疎闊脫略細務

雙溪集卷之五 宋高宗皇帝文集卷之五 十四 三頁四  
誠恐檢防不至致陷淡法臣竊見頃年蘇舜欽監進  
奏院日賣官故紙爲令入之費坐監主白盜除名爲  
民遂卒貶所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寃之臣  
恐臣溱所犯多或類此兼溱素貧奪祿閑居便至失  
所伏望朝廷矜憫特賜牽復使溱少加檢防不忽鄙  
碎盡心臨事其於補報陛下未可量也干免聖慈臣  
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叙用孫沔狀

右臣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域

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  
有巖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  
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剷除蠹弊擊擿豪強令  
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爲讐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  
俗溷淆至今衰息所爲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  
沔雖闊略然考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爲不法至  
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怨何恃而得安全是明日而  
投檻穽孰肯爲哉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  
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歿所以道

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沉寃汚  
以當副樞宥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  
能自明由汚而始頃年倭賊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  
汚被遣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汚親當之是亦有勞矣  
赦宥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汚且老矣摧落豈復自  
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已用之效察  
難明之咎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必省以報陛下天地  
再生之施干浼聖慈臣無任戰越之至謹具狀奏聞  
伏候勅旨

奏乞推恩盧侗狀

右臣伏見潮州長史盧侗行實朴茂學術優深久在  
嶺南衆所稱服皇祐年中蒙恩充補長史先與差攝  
至和二年就攝已滿兩考轉運司保明解發赴銓除  
注銓司准嘉祐四年六月條貫攝官須得三周年爲  
滿任以此登革緣侗發解在未降新勅以前合依舊  
施行侗久居京師不能自陳栖栖南歸絕仕進意臣  
知侗最久仰其學行昨於杭州遇侗臣不欲盛時以  
毫末之愆失一賢士遂與侗俱來伏望朝廷下流內

銓與注一官庶使寒悴之人上霑恩命如朝廷與官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其人在朝別無親的骨肉並與臣不是親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李端恩澤狀

右臣伏見建州李端素習醫方久敦善行留心博濟爲衆所稱兼臣抱病闕中仰其藥石敢援近例輒冀推恩伏望朝廷特與試秩以勸輩流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郊禋奏外甥恩澤狀

右臣叨塵侍從無補盛明偶大禮之慶成廣推恩而逮下臣有親姊之子戴又粗親師訓未齒仕塗幸屬均釐冀霑初命兼臣自皇祐年忝兩制以來不曾酌薦異姓恩澤伏望聖慈許於文資內安排冒瀆宸嚴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四

明後學吳興蔡善繼伯達甫校

劄子

乞復五塘劄子

臣昨至興化軍訪聞得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  
衝大和屯田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鹹地  
一千餘頃為田八千餘家耕種為業大中祥符年中  
有百姓陳清等陳狀於秋蘆陂開渠引水灌注屯塘  
下民田却決去五所陂塘以地為田官司妨礙不與

檢給天聖年中陳潭知軍日其陳清却與官戶形勢計會同共請上件塘內地土州縣徇私曲理先次給却屯前大和東塘陂塘三所去水爲田舊日仰塘水灌注之地盡皆焦旱百姓爭訟州縣一向抑迫不與申理至李餘慶知軍日陳清又請勝壽西衝二塘爲田其時不與檢給寶元年中汪隨政內徇私順情一向檢給科率產錢供輸稅賦臣體問得自夾去五所陂塘已來沿海鹹地只仰天雨有種無收州縣多是不與放免稅賦是致人戶逃移見居者只括土煎鹽

枉陷刑獄慶曆二年秋旱官司檢放產稅例及九分切緣舊作陂塘灌田一千餘頃濟活八千餘家及夾塘爲田已來收得塘內田一百餘頃豐贍得官勢戶三十餘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稅賦至多前後百姓論訴不絕官司爲見已出却產錢經屬省帳難爲除落不與受理若以民間利害卽貧困却八千餘家只豐贍得官戶三十餘家若以官中租賦卽每年蠲放千頃租賦只得百頃租賦其爲利害公私均然所有上件田土雖是臣鄉里卽本家及親戚無有一畝

相連臣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清強一員取索應是  
干連案卷看詳親詣五所陂塘處定奪聞奏如與臣  
所陳利害稍同乞賜除落塘內新定產錢依舊積水  
爲塘利濟民戶取進止

乞與福建路轉運使同相度鹽法劄子

臣於去年曾上言爲福建路州軍鹽官中前賣每年  
官中所費甚多而獲利甚少枉令生民日陷刑獄臣  
條件理利害乞許百姓納錢通煎及許客人納錢於  
本路通販可以歲減數萬人之獄及獲一兩倍之利

後蒙朝廷送下三司尋聞三司送下本路相度諸州  
官吏不知本末多有異同伏乞朝廷連臣所言文字  
令臣到福建日與本路轉運使同共商量分析利害  
以聞然後朝廷相度可否施行取進止

乞不與招宣毅兵士恩澤劄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陝西保捷河東河北  
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  
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切緣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刺諸  
州爲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才細問疾病一例



刺面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歿者不少枉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陝西保捷刺面之後却揀退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况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祿招刺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選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爲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獎取進止

乞選翰林學士不用資序劄子

臣風聞臣寮上言爲翰林學士員闕乞求添補臣竊謂暫減員數不若精選賢才有唐以來此職最爲親近朝夕閑宴與天子論議天下之事如陸贄李絳皆不世之才所論者足以開悟人主聰明贊成天下之業今來只循資序隨例補選或行迹姦邪或才識暗懦中書據名除改莫敢抑退况茲一職動是兩府之資苟不擇人豈陛下選任忠良之意臣欲乞今後翰林學士闕員中書不得依資差除伏望出於聖衷選

人任用庶乎姦邪暗懦之人無由濫進

乞不令中書出諫疏宣示劄子

臣竊見諫官每有論列臣僚事狀日近中書多是取旨召逐人示與章疏使自知省臣爲陛下耳目之官凡有所聞須當陳述中書得臣章疏只宜酌度是非而後行之與否決於聖斷今乃召而示之使昏謬之人紛紛怨謫臣所言者天下之公議豈避衆人之私怨但於國體有所虧損臣欲乞今後章疏不令宣示臣僚

乞減放漳泉州興化軍人戶身丁米劄子

臣伏見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斗五升年二十至六十免放臣體問僞命日前諸州各有丁錢惟漳泉等州折變作米五斗至陳洪進納疆土之後以官斗校量得七斗五升每年送納價錢伏緣南方地狹人貧終年傭作僅能了得身丁其間不能輸納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舉人情至此可謂嗟痛伏惟祖宗恢復天下大去無名之歛然諸州身丁尚猶輸納真宗皇帝哀憐

百姓困窮之弊祥符中特降御札蠲除兩浙福建六  
路身丁錢四十五萬貫其時漳泉三州亦是丁錢折  
變作米無人論奏因依科納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  
郡三郡之人引領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臣聞聖人  
以生爲德以孝爲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養  
子不亦累於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盡  
陛下推而行之可謂至孝矣伏望陛下進成先帝之  
仁下恤遠民之苦蠲放三州軍丁米只令依建州例  
歲納口錢在大國經費萬分之一於生民性命全活  
豈少也取進止

乞廂軍屯駐廣南只於比近軍州節次那移對

替劄子

臣前知福州日竊見本州廂軍差在廣南諸州屯駐  
軍回日人數比去時大率死損一半前後六七次盡  
皆如此臣體問得諸處兵士差往廣南又分在巡檢  
下其間遠處至有去本營八十程者多爲土風不同  
濡染瘴毒廂軍屯駐本爲優輕每至差發使與父母  
妻子生歎訣別極可哀憫臣竊謂若只於十數程內

比近州軍節次那移鄉里不過自然習熟風土損失終少又緣屯駐自來多尋舊軍年月對替臣今欲乞諸州軍屯駐廣南係奉宣差者只乞於近比州軍節次那移對替年歲計之存救人命不可勝計取進止  
乞諸州弓手依舊七年一替劄子

臣伏見新編勅節文弓手除廣南益梓夔利路三年一替餘處並不差替臣先任福建轉運使巡歷州縣體問差役惟弓手一色最爲重難竊緣一夫應名全家給送七年一替比他役糜費數倍今來若不差替直至節級方得免放須令四五十年一家便至失業若謂經久歲月練習武藝可以擒賊臣見農民執役雖經教習多亦無能不堪使用其間武藝稍似精窮強便卽情願久役捉賊酌賞臣今欲乞諸路弓手依舊七年一替情願且充役者亦聽取進止

乞致仕官郎官已得恩澤更不得陳乞差遣劄子

臣竊見常朝官致仕例得一子恩澤又許陳乞差遣者並是指射有職田優便去處伏緣朝官致仕日日

有之在銓選人稍有優闕多被指射不無嗟怨臣欲乞今後致仕郎官已得恩澤者更不得陳乞差遣不惟止絕僥倖兼免抑奪選人闕次取進止

乞選人注官經一季者臣僚陳乞與免衝注劄子

臣竊見選人注官各歸外待闕其間已有經一年已上或被臣僚陳乞指射衝却差遣雖有指揮依到銓月日須移文外州射闕路分文狀往復動經時月選人至有經一二年不得赴官者臣今欲乞應選人注

官後已經一季者雖有臣僚陳乞指射與免衝注取進止

乞留歐陽修劄子二道

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臣等已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諫院至今未蒙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度才而處才有長短適用爲宜朝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爲重河北金穀之司繫於一方則爲輕修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入之計勤幹之吏則能

爲之任修於河北而去朝廷於修之才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伏惟陛下增置諫員以來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知陛下有開納之美一旦驟榮修之身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以修好切直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身實爲朝廷惜任人之體伏乞陛下罷修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任令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取進止

又

臣等竊見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降命之初外人翕然稱修之才不  
宜遠去朝廷又臣等自念備官諫諍之職無所裨益  
如修之論實有根本累狀論列乞令依舊知諫院至  
今數日未奉聖旨臣等憂慮日深外人公議日迫皆  
謂朝廷增置諫官已來今僅踰年厭苦言者雖驟榮  
修之身其實速令遠去又爲臣等顧避不能爲陛下  
力言以留之臣等譏謗四至不敢默默臣等竊謂修  
之此行若以保州未下則用兵將帥各有主名非修  
專得指麾若以河北糧草軍須所急堪此任者其才

亦多方今天下多事塞外有夷狄之憂境內有盜賊之變規補闕失必借藉賢才臣等識慮下修遠甚若修必行臣等實不堪諫諍之職伏望陛下採衆人之言察臣等區區之志特出睿斷令歐陽修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今取進止

言河北帥臣劄子

已見奏議

臣伏見數年以來北虜觀我事勢恣負固凌脅之驕廟堂失於計謀抱屈意依隨之厚然契丹貫盈自任當極盛必衰之期若朝廷處置得宜有反弱爲強之

勢方今虜衆於雲州點集河北係天下安危深思作備之方盡在得人而已臣切見河北真定都部署李昭亮鎮守張存雄州王德基澶州李昭述等或居要郡或總重兵假使智能武勇盡足厭服於人猶恐計慮或見輕於虜而况指數名姓明知委任非人尚令列在邊防得不取笑夷狄李昭亮張存李昭述王德基伏乞速行差替朝廷若以皆無顯過不欲非時改移是惜數人之顏情不顧生民之禍患若以無人可使延日苟安侍從文武之班同國家休戚之計度才

委任必濟艱危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論財用劄子

臣伏觀陛下賜三司紬絹詔書曰使歛無暴橫而公須足民無愁痛而國用登又聞詔旨以利觸罪者與議輕刑臣伏惟陛下視赤子有父母之慈臨萬物有天地之施不緣嗜愛而率歛於下每因乏匱而資助於中苟以見陛下克已恭勤憂民切至德音屢降聖慮彌深庶官所宜奉行百姓固當少息然而殘苛之吏未已供應之家轉勞陛下恤黎庶之心翻無實事

海內仰朝廷之令悉是空言首尾多端其病安在臣以貧賤之迹叨耳目之官細民疾苦之情天子未聞之事俱合陳論伏自羗賊負恩天兵致討備禦之處數千里更戍之役五六年飛輓芻糧繕修器械於是不時之歛作焉無名之賦興焉言利之臣出焉緣姦之利起焉配取相仍蠹傷滋甚供軍之物制作多門任土之求有無不一金穀之職轉遷靡常管庫之司給納是利前符未至後條已行郡縣承風急於星火虐者先期集事曲施酷毒之威貪者與吏同謀力恣



誅求之害以欺罔窮愚爲智有作者苟得而必行以攘奪豪富爲公當權者避嫌而不主破家流離之苦十室九空呼天苦訴之詞萬人一口原其本末皆有因緣挾私讐者有之爲身計者有之只如陝西權鹽江南議鐵增添酒課採取銅苗移東就西指無爲有或賜章服或改職名或與遷官或承獎詔所以爭求目下錙銖之利不爲日後久遠之謀臣竊謂朝廷推賞不責其實之所致也倍添屋稅鬻官田刷江淮見鏹上供欠商稅便錢不給配物於不產之所嚴程

於可緩之期如此之類三司之過也借買銀絹豫拆田苗逼抑納錢名爲勸誘高下物估官取贏餘如此之類轉運司之過也貧富不均姦貪不禁妄爲退剝故作滯留殺牛納皮仍科徒罪償官竭產更虐親鄰如此之類郡縣之過也觸類滋長不可殫論陶陶生民若在風濤之上嗷嗷四海偷爲旦暮之安遠近之情若斯國家之患未已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又聞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是知民不可不恤財不可不通若專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則寡其失則多

臣非不知吏負軍旅之繁郊廟宴賜之廣北有餌胡之費西有禦寇之須常賦既不足充遺利必當悉取臣又非敢故興恤民之論務黜言利之人執高古之虛文道當世之切務所冀言利者上能資於國下不害於民饒益既多孰云不當所可痛心者明知無利冒怨必行幸可寬期力爲督迫自古剝下無厭而民不亂誅財無已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昔漢武帝遠事征伐筭及舟車四方彫殘大業幾廢以至下哀痛詔封富民侯雖僅安全而劉氏之不亡者如綫唐德

宗朝盧杞輩專爲刻剝稅椽僦櫃別歛促追陪虐干名都下尤甚涇兵乘怨近入長安驅呼市人用此藉口臣竊思今日之事兵不得已而用財不得已而求然漢唐致危亂之因種種略施行矣故復寇盜未平干戈未息或百姓之心總動顧天下之計如何伏望陛下踐詔書之言推實惠於下民不勝困在精擇郡縣撫養之人利不可遺在博求錢穀通流之術所入之賦有常而所費之數無極則去太冗而節煩費所得至薄而歛怨至深則去小利而存大惠上下兩濟

公私兩行伏惟祖宗不拔之基專付陛下朝廷更張之事更待何時願陛下申戒大臣力求衆弊以幹家之術而憂國以怨已之善而及人使百姓之心不撓則天下之計大定言先於事多爲迂濶之謀事至而言無救貼危之禍臣憂深語切意拙文繁陛下儻賜詳觀於時實有裨補臣所言民間疾苦及處事乖方者形之于左臣所聞所見民間疾苦不敢備載粗舉一二條所冀上達宸覽知天下有如此事其間啟請者乞賜施行

乞用新樂於郊廟劄子

臣伏覩朝旨南郊且用舊樂今兩制禮院詳定聞奏臣竊以五代多故大樂淪亡至王朴實儼始加詳造太祖高皇帝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討論以影表尺比王朴所定尺加四分遂造十二律管校其聲下朴所定樂一律當時雖詔許施行然未嘗制作樂器至今所用皆王朴舊物伏惟陛下紹隆祖考精意禮樂博延天下儒者尋繹經義設司制作垂二十年其費鉅萬然周禮史記漢書雖有

舊說施於制器自也不合迺者兩制諸儒參議約古制減下一律其功甫就陛下親御便坐按閱侍臣畢與觀聽工作精好聲律和暢陛下審今上再令詳定臣竊謂今來皇祐累黍尺與影表尺同不異古制一也減下一律歌者協聲近於中和二也上符太祖皇帝減下一律之旨三也前來諸儒或有異論只於形制小大與緣飾之本文時有異同至於聲律本無他說四也以四者之明驗故可用而無疑也臣聞聖人制禮作樂皆因時隨法必以考周舊典以求古樂自秦漢以來其說已亡况其形制聲律豈得盡傳幸今所存者略可依倣雖不能盡及於古比之今樂器精而聲和若施之郊廟肆於朝會亦一時之盛事臣見前代諸儒議事未始一定多亦制夾今南郊甫近若衆論一有未合則屏而不設是陛下二十年精求之心一旦又復捨去必天降秬黍然後定尺此空論也伏望聖斷特許施行取進止

乞不書張堯封碑石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上殿奏爲奉勅書張堯封碑石念

臣備員詞掖忝列近侍書寫碑銘合歸書藝待詔之職臣優其官有虧事體伏蒙聖慈許賜矜免臣尋詣中書竊知前狀已曾進呈伏乞專宣中書許令繳納張堯封勅命取進止

看詳奉神述劄子

臣今日十四日張茂則傳宣奉神述額後欲題真宗章聖製奉神述并御筆更令看詳聞奏臣伏以章聖是尊謚申二字簡便稱號故云章聖若在載在文字文緣尊謚字數頗多止稱章聖即不盡盛美於理不安

所以稱廟號則字簡義重也其御筆二字前代碑文少有稱者只是臣下不敢直言至尊故云御若上文云真宗皇帝製奉神述即不須云御只云并書理似近古臣欲乞只題爲真宗皇帝製奉神述并書石臣又看詳委得允當取進止

辭李璋潤筆劄子

臣奉勅書隴西郡王李用和碑石了畢近李璋送到書一封載上件物與臣充潤筆臣伏念陛下追母后之勤勞伸元舅之德美睿藻輝乎河漢宸翰賁於鸞

龍臣學藝不工朝選猥及名列堅珉之末榮幸居多  
利兼實篚之來惶悚無措所有李璋事例不敢收受  
取進止

啟請里正衙前劄子

臣伏見去年張問啟請里正衙前條貫第一戶充衙  
前已經五年許令人戶糾決却充衙前要得寬紓次  
第人戶已頒行天下臣前知泉州福州備見鄉戶衙  
前舊來勅條約每州合用人數存留上等人排定姓  
名逐年勾差以其產高下爲重難分數只如合用十

人存留百戶是十年一次充役十貫產錢合差重難  
十分七貫只差七分最爲均平兼絕詞訟若今五年  
却充衙前二十年間便充四次雖有富强無不破產  
於理未安臣昨離福建已見民間詞訟妄相糾決久  
遠不便臣欲乞下本路轉運司相度如是舊來條貫  
實利便乞令轉運司便行指麾依舊排名差遣訖奏  
臣今建言只是福建一路切緣南北風俗事體不同  
別路州軍亦乞下轉運使相度利害施行取進止  
乞戒約體量放稅劄子

臣伏見今年開封府界京西陝西等諸路春夏愆雨  
麥苗不遂已有朝旨諸路更不檢覆只今體量放稅  
兼續有奏乞省倉賑貸亦有朝旨遂其所請此朝廷  
愛民之意推而行之爲惠深厚然臣竊恐開封府諸  
路轉運使所差官負不能盡心或旱損處多蠲放數  
少或旱損處少蠲放數多至於賑貸亦不酌量輕重  
分數均濟回顧均儲有無准備只陝西近奏去年霜  
雹秋稅放一百萬餘石今年二月賑貸軍儲六十萬  
餘石卽今夏稅未見申報已累有申奏乞從軍京撥

銀絹應副□入軍儲乞將黑錫中納斛斗以此言之  
若諸路放稅不得其實賑貸又無分數一旦却闕軍  
儲三司雖有錢帛亦是臨時置辦遷移不得伏見  
在帑藏歲入歲支之數有限何以濟辦臣非不知寬  
貸百姓以爲美事職在國計誠慮一朝窘闕重煩朝  
廷臣雖責罪甘心而事幾旣失言不可及欲乞下臣  
所陳於轉運司戒約體量放稅官負委須得實賑貸  
州郡亦須軍儲有備如後檢得別有關誤乞行朝典  
取進止

乞封樁錢帛准備南郊支賜劄子

臣伏見慶曆年中因郊禮遣朝臣於江南等路剗發錢帛後來或有闕用時亦遣使嘉祐七年明堂爲計校左藏所管錢帛數事已差官諸路取撥去年爲

仁宗皇帝山陵并覆賞奏乞朝廷差朝臣撥發茶本錢并諸路寬剩錢帛今來粗有數目以此連年剗發江淮諸路歲計別無寬剩將來南郊雖更遣使出外取索又緣內藏庫不住申奏取索累年借過錢帛非河北河東陝西各有非次陳奏今來若不擘畫至時切恐有誤支遣臣今欲乞將見管錢帛金銀等依附明堂支數封樁准備南郊支賜具數于後

見錢明堂度支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鹽鐵支八萬六十餘貫共計一百四萬八千餘貫今樁一百二十萬貫

推貨務

銀明堂度支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鹽鐵三千三百餘兩共計三十五萬七千九百餘兩今樁留四十萬兩

左藏庫



絹明堂支一百二十萬八百餘疋鹽鐵支七萬八

千四百餘疋共計一百二十萬九千二百餘疋

今椿留一百四十萬疋 左藏庫

紬明堂度支四十萬一百餘疋鹽錢二千八百餘

疋共計四十萬二千九百餘疋今椿留五十萬

疋 左藏庫

金明堂度支金腰帶計六千七百七十兩今椿留

八千兩見在金只有八千兩如有支動卽逐旋

撥還元數

第 等生衣物明堂度支計錢四十五萬貫今椿

留五十萬貫

錦綾羅鹿胎透胎等明堂度支九萬九千八百餘

貫今椿留十萬貫

絲明堂度支三十八萬八十兩今椿留四十萬兩

綿明堂度支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今椿留一

百五十萬兩

右謹具進呈取進止

上財用總要劄子

臣待罪三司已踰三年伏念金穀貨殖之職額總大計民齒耗登財用豐寡日考而月課之乃見虛盈然而知識昏冥不知通流之術無補於國又當此冗費無極之時每一念之竊祿苟安慙死無地謹撰成天下財用總要一冊上進伏惟陛下覽之可以知當今天下之勢選求長材俾臨是職與臣閑地廩食養親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

宋蔡忠惠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